

论福禄培尔“儿童中心”思想的现代教育价值

——兼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比较

孙金平,李敏

(首都师范大学 初等教育学院,北京 100037)

摘要:福禄培尔的儿童中心思想主要表现为“将儿童置于他们世界的中心”“生命向上”和拒绝“没有思想的游戏”。旨在通过将儿童置于“教育”的中心、“亲历”的中心,强调儿童发展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主张学校感化作用的发挥和学生内发力量的增强,激发儿童建立自我与世界联系的兴趣和驱动力;以心灵教育、自然教育和艺术教育实现儿童的全面发展。将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与福禄培尔的儿童中心思想进行比较发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二者共同强调的核心,然而,在综合表现方面却也存在着以上帝统一与自我实现为目的的差异,以及客观上实施理性教育和理想教育的差异。

关键词:儿童中心思想;心灵教育;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中图分类号:G6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8)01-0026-06

近些年来,“儿童中心”“童年消逝”等观点在研究者中上演着推翻、重建之势。然而,儿童中心思想却渐渐被理论和实践者发展的过犹不及,一些看似为儿童正名、将儿童地位扶摇直上的努力其实也正是将儿童逼到失去童年的“死胡同”的伏笔。在现代教育中,教育儿童已经成为每一个专业与非专业人士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实践中父母和教师们的用心之苦、尽力之为却是褒贬不一。常常是:家长们不断满足孩子“说出口”的需求,物质与非物质,能力之内与超乎能力,父母殚精竭虑,孩子永不满足;教师们误以为放纵就是儿童本位,智力的与非智力的,规范的与道德的,教师在师德的痛苦与现实的重压中挣扎,孩子在儿童成人化与生活物质化中迷失……

福禄培尔认为:“只有坚持这种唯一彻底的、有充分根据的、包罗一切的关于人的认识以及对人和人的本质的理解……只有坚持这种对一个人

从宣告他的出生起的完整看法,正确的、真正人的教育和人的培育才能发展,才能开花结果,才能成熟。”^{[1][2]}为此,在对儿童地位说法众说纷纭、做法莫衷一是的当代社会,我们也有追溯前人理念、为今天的教育贡献力量之责。福禄培尔作为“幼教之父”受到教育界的敬仰,他的儿童中心思想贯穿于教育理论与实践之中,然而,当人们惊叹于他的创造性行为的同时,却也淡忘了这一教育思想在福氏教育中的作用以及当代存在的价值。下面就福氏的儿童中心思想做一探讨和分析。

1 将儿童置于他们世界的中心

福禄培尔将儿童划分为三个时期:幼儿期、少年期和学生期。以少年期作为早期教育的开端,福禄培尔指出:“在儿童时期,人(儿童)被置于一

切事物的中心,一切事物都被看作仅仅与他自己,与他的生命有关。”^{[2]122}福氏的儿童中心思想也因此得以表征,并且在他的教育思想体系中一直贯穿始终。

1.1 将儿童置于“教育”的中心

福禄培尔将少年期定义为“学习的时期”和“教学的时期”,这种观念是由少年期儿童的特点造成的。少年期儿童的学习必须具备认识、见解和观察力等能力,而学校则起到对儿童进行教学的作用。与现今的学校相比,这里的学校与儿童联系得更为紧密,它既不是实体校舍,也不是被冠之以名的组织机构,而是有目的、有意识、自觉向儿童传授知识,引导儿童认识存在于自身之外的事物及规律,教授儿童运用规律和法则,把握事物本质的过程。父母、教师都是教育者,家庭内外都是教育场所。它的价值贯穿于儿童的生活、游戏中,并不附属于数学成绩的高低或者课外班中的考核结果。现代学校的功利性在福禄培尔的儿童中心思想中消失了,一种统一的、紧密的联系弥合了儿童成长与儿童发展的鸿沟。学校的任务和价值是训练学生遵循事物本质的法则,将人与他自己以外事物的本质实现融合。还是那架有待修剪的葡萄藤,当它顺应着光和营养自顾自地成长的时候,它就像少年期的儿童尽力从外部攫取以获得生命生长的可能;而当园丁借助工具小心翼翼地修剪它的枝条时,则如学校对于少年期儿童或促进或阻隔的影响。园丁在此刻与葡萄藤的生长甚至日后葡萄开花结出果实是相关联的,葡萄藤的主侧枝蔓、母蔓和母枝的去留,掐穗尖和新梢引缚都取决于园丁的修剪技巧和意图,这使得葡萄藤处于一种被动的处境,但是它的生命力却也是适时与其抗衡的决定力量。此时此刻,葡萄藤与少年期的儿童合而为一,园丁和教学、自我生长和学习不再仅仅源自外部和内部的作用力,而须得他们以外部力量为工具,结合内部驱动力习得和运用法则,获得生命性和发展性认知,将自我置于教育的中心。

1.2 将儿童置于“亲历”的中心

人是活动的存在,活动是人鉴于身体的努力和精神的本质的操作,是人与自己及自身以外事物的关系。教育从注重神性到关注人性,再到发现儿童,最后强调以儿童为中心,活动逐渐被视为促进儿童成长的手段,它的价值具有发展性和生

命性,从属于儿童肢体和技能的目的。在福禄培尔看来,“少年期儿童是为了创作物而活动,或者说为了成果而活动;……整个外部生活,即这个时期儿童生活的外部表现,要归结到这种塑造的冲动。”^{[1]64}依据福禄培尔的观点,活动的主体性价值在儿童的爬山和漫游森林与原野的过程中得以凸显,儿童在活动中产生“对自己力量的感觉”,获得“力量的尺度”;通过分担事物获得活动的内在力量,并且塑造活动的冲动。游戏是儿童最自由、最独特的活动,少年期儿童的游戏被福禄培尔称为“带有独特的、与儿童的内心生活相适应的性质”^{[1]72},儿童在游戏中观察和认识自己,在同伴中衡量和发现自己,借助游戏培养生活的意识和能力,激发作为公民应具有的内在品质和道德。在现如今科学化和商品化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儿童活动塑造的冲动被家长和教师因拒绝而抹杀,孩子游戏的时空和游戏的愿望被玩具和钢筋水泥代替而异化。儿童的纯粹生活因为缺少亲历而被瓦解,儿童成了隐性的孤独者。

2 生命向上——福氏儿童中心思想的本质

儿童从呱呱坠地到能够追逐打闹是一个机能和心智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展示生命性的过程。儿童天性中就具有追逐自由、渴望自由的精神和需要,身体活动的自由自在,内心的自愿、愉悦是儿童自由的主要表征。对自由的向往、对生命的坚定信念渐渐引导儿童建立起与他人和世界的联系,敦促儿童成长为开放、能动的自我。

2.1 学校的感化作用

福禄培尔统一于自己教育理念的整体性,塑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校,他认为这种学校应该是能够将外界事物和独立于外界但又与外界密切联系的自我作为认识的对象呈现在学生的面前;能够帮助学生超越对事物的表面认识而进入更高的世界秩序,他认为:“只有使一切事物具有生气和一切事物得以在其中活动的精神和生命的气息,才是真正的学校应有的本质。”^{[1]84}而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则是教员具有展示事物统一性的艺术,唤醒学生真正的内心生活,实现对学生的感化,这首先取决于教员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精神本质、精神生活的传达。苏霍姆林斯基也认为

表面的、显而易见的刺激无法激起学生劳动的兴趣(脑力劳动)。此外,学生愿意相信教员能够赋予非生命物质以生命的特性,通过教学展现生命的意义。而这里的教学并非纯粹知识的教学,教员也不仅仅是扮演教书匠角色的人,他们可能是木匠、伐木工或者织工,而学生对于精神和气质的需求将教员平凡的教学内容变成了精神营养。在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中,学校承担着感化学生、在精神上提供学生充分自由的责任,教育的目的则是使学生成为有思想、有智慧的人。“积极的自由把个人在生活中的终极意义的追求和价值的自我实现交给了个人,而教育的过程无疑是一个学会自我实现和自我实现的重要过程,这意味着教育过程是一个获得自由的过程。”^[3]这与现代学校教育只注重间接知识的传授,以各种各样的活动形成学生浅显的认识,疏忽帮助学生建立起事物之间内在的、必然的联系的现实形成了对比,并没有使学生获得从无知到乐知的兴趣。而在福禄培尔的学校里,学生在学校的感化下能够建构起自己的个性和情感的世界。

2.2 内发力量增强

内发力量在福禄培尔的儿童中心思想中代表着一种能够在儿童及日后成人生活中振奋自己,实现自己和事物本质、事物规律统一的力量。在这里,福禄培尔批判了成人无视儿童内发力量以及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现象,这种做法导致儿童的力量在父母和教师面前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尊重,儿童成长能力受到质疑,应用内发力量的心态被扭曲,儿童发展内部力量的关键期也因为用进废退的规律而被延误。诚如当今的许多父母和教师,面对儿童的带有“十万个为什么式”的问题和探索行为,或者认为他们稚嫩可笑,或者认为儿童的问题早已是已然的事实敷衍塞责,抑或者干脆制止其行为求得一时安宁。当这些被老师和家长忽视、打击后的孩子再也提不出问题,不愿再去动手求解时,他们又要责怪孩子们愚笨。福禄培尔正是在这样的家长和教师身上看到了只求知识的多样性,而否定了内发力量的统一性和振奋作用,因此,他认为儿童应该接受永恒的、存在于事物中起统一作用的精神的显性的教化,这是他认为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校应该完成的任务。内发力量的增强激励着儿童生命和生活的向上性。

3 拒绝“没有思想的游戏”

福禄培尔在他的教育主张中谴责了教学中灌输知识,不能帮助学生建构起知识与事物联系的教育,并将这种割裂教育与学生身心、智慧和情感关系的现象称之为“没有思想的游戏”。在这里,福禄培尔阐明了在真正意义上的学校中应该对学生进行的核心的教育内容。

3.1 心灵的教育

主张上帝是万物的统一是福禄培尔教育理论中的宗教性显现。他认为上帝制约着人和其他一切事物的本质,是这些本质的本源和永恒的制约者。教学则需要开启儿童对上帝本质的认知,唤醒并向儿童阐释人的精神自我与上帝的根本统一,而在福禄培尔看来,当时的儿童需要这种精神实质的宗教教学来实现心灵的教育。他认为人是精神和肉体的存在,个体以为人受制于生活空间的限制,把统一的对立归为分离,并把精神和上帝的分离主观臆想为实现统一的前提,这有悖于福禄培尔所主张的人的精神来源于上帝,不能也不允许截然分离。在这里,心灵的教育以达到个体与上帝的统一、符合上帝要求为目的。柏拉图认为教育是心灵的转向。长期以来,心灵在教育领域一直被视为可以转化人的态度和价值观的维度,哲学上也把它看作可以表现人的内在向度的形式。每一个儿童都具有不同于他人的思维方式和内心心灵,与现如今只强调道德与法治(品生品社)课堂内的教育,只注重儿童行为的外部结果,而忽视对学生行动背后的行为动机进行归因,甚至造成稚嫩儿童心灵的异化相比较,尽管福禄培尔的心灵教育的主张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也在某种意义上填补了儿童心智教育内容的空白。

3.2 自然的教育

福禄培尔直接或间接地在自己的著作和实践中表达着对儿童进行自然教育的主张,他表示:自然在纯粹地表现着事物及事物之间的联系,体现着生命的精神和追求。每一个有机体都生活在自然环境中,适应各种条件得以存活。然而这里的自然除事实存在的自然界之外,还涉及了“力”和物质,还有数学。事实上,福禄培尔认为儿童对大自然的接触就是对生命和精神的了解,他认为“孩子们通过自己内部心灵的眼睛确实能够想象到、感觉到和看到周围自然的内在的东西和生

命”^{[1]111},成人应该和儿童一起在田野中散步,一同感受呼吸空气的意义。力和物质是不可分割的统一,对儿童进行力和物质的教育旨在通过有形的物质和无形的力向儿童展现作用与反作用、一般与特殊、内部和外部的关系,并借助力衍生出植物、动物以及人的生命力、精神力,从现实物质的角度体悟自然的统一。关于数学的说法,福禄培尔将数学与人的精神看作宗教与心灵一样密不可分,他表示“数学表现为人与自然、内界与外界、思维与感觉之间的统一者和媒介者”^{[1]147},他假设“人的教育如果没有数学,或至少没有透彻的知识,便是站不住脚的、拼凑起来的、不完全的劣作,并给人类所赋以使命和天职的培育和发展人的工作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1]149}。福禄培尔自然教育的设计为儿童提供了具体与抽象思维能力养成的土壤,建立起了经验和情感的独特联系,通过活动实现了外部事物和自我的双向创造。

3.3 艺术的教育

无关乎原始还是现代社会,艺术都是人们基本、经常的精神活动,是人类文化的精华,并渗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格罗塞认为“只有艺术是仅仅注重活动的本身,而毫不注重那无关紧要的外在目的”^{[4]38},艺术无功利,这与福禄培尔艺术教育的主张相一致:艺术表现了人的本身,真实的人格借助音乐、绘画、图画或者雕塑等得以投射。然而,福禄培尔在强调艺术教育价值的同时也为其目的正名,满足儿童对于颜色、线条和维度的需求,培养观察、考察艺术作品的素养,并实现艺术与生活的结合,释放内部世界、内部生命的活力,而不是培养在某一方面或全部方面的艺术家。作为人类文化产物的艺术,本就积淀着纯粹的人类品性,这些品性在线条、颜色,甚至是语言中被激活,被儿童结合自己的生活加以解释,即变成了儿童内心的真切表达。

4 福氏儿童中心思想与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比较

儿童中心思想历经百年依然受到人们关注,表明它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破旧、立新。2016年9月,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整体框架正式发布,这是与素质教育相一致的,继能力人才观之后具有发展性的人才观的确立,是基于学生个体和儿童群体特质提出来的,因此,它也是儿童中心思想

在新时代的继承与革新。说到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近年来各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都在致以不同程度的研究和践行,这鉴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个体的终身发展,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已经成为时代诉求的现实,使得“当前学生正逐渐表现出身体素质滑坡、适应社会能力不强、实践和创新能力不足等素养发展不全面的问题”^[5]成为教育和社会亟待解决的难题。囿于此,我国将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确定为以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从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出发,对学生的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和实践创新六大素养进行教育和培养,以顺应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为学生教育、儿童成长提供顶层设计和方向指引。

将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与福禄培尔的儿童中心思想进行比较,能够比较好地诠释福氏儿童中心思想的时代价值,因为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强调个体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主张个人和社会的双重价值,这一体系的确立首要解决的问题即是个体的自我发展,要求对学生进行知识、能力和态度的教育,不断引导学生学习;而福禄培尔的儿童中心思想从宇宙万物是无限发展的思想出发,也提出了儿童(人)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主张,重视儿童的个性发展,发挥学校和教学的作用,引导学生掌握人类和事物本质及关系的知识、掌握上帝的知识、掌握自然和外部世界的知识来确立和完善儿童的意志,“达到他在尘世的完善地步”。由此,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与福禄培尔的儿童中心思想具有不约而同的一致性和相似性。然而,受到时代性和民族性差异的影响,它们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一相似与不同见表1(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与福禄培尔儿童中心思想的比较)。

4.1 强调核心和价值导向相同

强调的核心相同。如表1所示,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和福禄培尔儿童中心思想均以“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学生发展核心素养重点要解决将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理想转化为具体、可实操的教育内容和教育行为;对学生的发展确立客观的评价依据和多样的评价方式,解决考查学生综合素养的难题,借此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福禄培尔的儿童中心思想以实现儿童能力全面、自由的运用为教育目标,强调家庭和学校合力,树立衡量内、外部

尺度的标准,尊重并正确评估儿童的发展。可见,对于教育来说,尽管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教育要求和不同的教育内容,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教育理想在超前的教育理念下是具有跨时代意

义的。而对于儿童来说,教育不应该成为束缚他们成长的工具和手段,教育儿童是为了实现儿童的自我价值,建构儿童与世界的联系,以帮助儿童成为完满丰富的存在。

表1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与福禄培尔儿童中心思想的比较

| 核心 | | 综合表现 |
|------------|--------|-------------------------------|
|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 全面发展的人 | 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 |
| 福禄培尔儿童中心思想 | 全面发展的人 | 强调活动、塑造冲动、品质养成、心灵教育、自然教育、艺术教育 |

综合表现的导向相同。将儿童的发展引导到一定的方向,使得它更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和价值性正是福氏儿童中心思想和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确立的主要价值。将两者的综合表现相对应发现,人文底蕴与艺术教育、心灵教育,科学精神与强调活动、心灵教育,学会学习和强调活动、自然教育、艺术教育,健康生活与品质养成、自然教育,责任担当和品质养成,实践创新与强调活动、塑造冲动、心灵教育这六个方面具有相通之处。在教育中,对儿童的教育是知识教育和文化教育的统一,儿童的生活是学习生活和游戏生活(活动生活)的统一,儿童品质养成、个性发展、身心成长是一个连续的、能动的、意义性的完满过程,人的全面发展也不外乎自然和社会、主体和客体方面的和谐发展。因此,福氏儿童中心思想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均为儿童教育和成长指引了方向,并且福氏儿童中心思想也为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实践塑造了原型,具有可供参考和规避的借鉴价值。

4.2 目的和侧重不同

上帝统一与人的自我实现。福禄培尔的儿童中心思想及其教育理论深受万有在神论的影响,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帮助人们达到内部与外部、精神世界与自然世界的统一,使自己的本质和人性得到发展和激发,以完美地表现上帝精神。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的制定旨在为学生发展提供导向,假借这一体系实现学生知识技能的习得、内在精神的涵养,形成清晰、准确的自我认知,塑造有担当、有潜质、能创新的个体,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促进儿童的自我实现。儿童既不是未成熟的小大人也不是权力关系下的工具,既不附属于上帝也不能被时代、科技所淹没,他们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追求是自我价值程度不同的象征,福禄培尔“将儿童置于他们世界中心”的主张

在那个时代确是难能可贵,然而,将儿童作为上帝的子民进行教育,强调实现人与上帝的统一,却也是对人类主体性的误解和忽视,这也是福禄培尔儿童中心思想的局限所在。

理性教育与理想教育。理性教育是对儿童的理性精神、理性和理性意识的教育,在这样的教育中儿童逐渐形成批判意识,掌握生存能力,形成完善的人格,成为独立自主、自觉自由的主体。理想教育是承接国家发展意志、内化职业理想和生活理想、塑造理想人格的教育,这一教育强调人的社会化进程以及社会的发展程度。从表1的综合表现的6个方面来看,福禄培尔的儿童中心思想侧重理性教育,对福禄培尔的教育理念而言,学校教育就是要让儿童获得并形成对生活、人性及上帝的见解——见解的形成源自儿童与自然的接触、在活动中的反思和教员的引导,通过自然、艺术、心灵获得真善美的统一。而我国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更侧重理想教育,这一教育强调学生成长获得适应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能力,注重从知识技能习得走向素质养成,从生活实践走向理性升华,在国家政策、民族传统中引导学生人格的发展方向,这也说明学生发展不仅是学校教育的任务,同时也是教育、国家和社会顶层设计的需要。在这一点上,福禄培尔的儿童中心思想与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都各有所长。

5 结语

纵观福禄培尔的儿童中心思想,不仅仅是提出这一概念而已,他本人是一个真真切切的践行儿童中心思想的学者,他时刻在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中表达着对这一思想的理解。儿童中心思想不是教育假说,也不是明日黄花,它是在儿童的成长和教育中需要认真贯彻的行动指南,并

且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的内容。

参考文献:

- [1] 福禄培尔. 人的教育 [M]. 孙祖复,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 [2] 乔伊·帕尔默. 教育究竟是什么? 100位思想家论教育 [M]. 任钟印,褚慧芳,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8.

- [3] 金生锐. 论个人自由在教化中的地位 [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02(11):1-5.
- [4] 格罗塞. 艺术的起源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5] 施久铭. 核心素养: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J]. 人民教育,2014(10):13-15.

Modern Educational Value of the Thought of “Child – Centeredness” of Frobel

—A Comparison of the Core Quality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SUN Jinping, LI Min

(School of Primary Educatio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The general thoughts of “Child – Centeredness” of Frobel are “to put the children in the center of their worlds”, “to move life forward”, and “to decline games without educational functions”. These thoughts aim to underline the subjectivity and activity of children development, and emphasize the better influence of schools on students and increase students’ inner power by means of placing children in the center of “education”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On the other hand, Frobel’s thoughts intend to achieve children’s overall development by ways of spiritual education, natural education, and art education.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ore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Frobel’s thoughts of “child – centeredness”, the core of both sides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 development in an all – round way. However,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there exists the differences of unity of God and self – realization, and obj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rational education and ideal education.

Key words: the thought of “child – centeredness”; spiritual education; core quality of student’s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朱正余)